



論語纂言卷之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 至 孰不可忍也

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

二八人為列入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愛王者禮

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

之也 集解 明堂位云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然唯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為僭

也故昭廿五年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

荅曰朱千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祭統曰朱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蓋 比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

互言之夏舞皆八佾也

時僭用他廟也

疏

白虎通禮樂篇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八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

宋書樂志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

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一系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卽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侯則應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文物典章尊卑

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
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

見矣國典事大宜令詳正事不施行宋書十九

案左傳鄭賂晉女樂二八宋玉招魂二八侍宿王逸

注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呂氏春秋秦穆

公遺戎王女樂二八後漢祭祀志舞用童男十六人

是古皆以八人為列也說文無侑字漢書禮樂志千童羅舞成八溢是古作溢字

言魯以相忍為國至僭用禮樂則不可忍論語後錄

昭廿五年左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吳仁傑曰淮南子亦云禘

於襄廟舞者二人案傳氏言四人為其眾萬於季氏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疏曰執千戚而舞謂之萬舞庸用也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
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春秋說

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

侯四隱公始僭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

之宮自是而後羣公之宮皆僭八佾矣樂舞所以象

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飲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

公廟於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者也述何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

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

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厲減也又服注左傳六佾四佾

二佾皆八人為佾此皆異說釋

按上二篇既明太學明堂之法此篇遂明宗廟之禮
曰庭曰堂皆在廟中孝經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
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是宗廟之法見孝弟之
至而為仁之本如季氏三家之僭無君臣父子之義
何有於敬何有於孝弟禮之本既蕩焉泯焉故謂之
忍謂之不仁微言之所存亦可思矣微發
莊廿三年秋丹桓宮楹廿四年春刻桓宮楹皆失禮
宗廟之事穀梁傳曰天子之楹斲之礪之加密石焉
諸侯之楹斲之礪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按丹楹刻楹
失禮尚小春秋之法失之小者已在所譏况甚此者

而忍言乎故春秋於獻六羽丹楹刻楹皆譏而八佾
無文以僭天子者不仁之甚而有所不忍言也故傳
曰僭天子不可言也由於不忍而後有所不可終春
秋世未見魯舞八佾者而何有於季氏則以季氏祀
桓公也郊特牲記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
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
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
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按鄭君詩魯頌譜曰伯禽後政
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
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
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遂伐淮

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周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蓋入春秋之世至僖公之後魯始多用天子之禮樂則固季孫行父之爲之也其季氏立桓公廟者以公子之宗道也禮大傳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公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按公子友之世當無

宗亦莫之宗未始立廟其時無可僭也至行父之世三桓並爲大夫將明宗道而慶父叔牙有罪於國不可以宗之故以季氏爲宗得因緣立桓公廟則其時可僭也蓋謂三桓之所同立而季主其祭故孔子專斥季氏至云三家者以雍徹以季氏特三家之一家耳舉三家以正其名非謂仲叔之俱僭也春秋不忍言季氏之僭而書丹楹刻桷蓋謂桓宮之在魯國卽小小失禮猶在所譏況以季氏而可僭入僭之舞乎知春秋之再書桓宮所以罪季氏而正魯國也又

三家者以雍徹

毛詩篇義雍禘太祖也

按箋云太祖謂文王是魯立文王廟故徹亦歌雍詩三家

見而蓋本祭時所歌兼用為宗廟之徹歌春官樂師
大祭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
小師云徹歌鄭注皆云歌雍也又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
俎禮記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也
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
徹兼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詩諸宰
君婦廢徹不遲諸宰有司也君婦主婦也鄭箋云諸
宰徹去諸饌君婦豆籩而已天子之禮則周禮太祝
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
俎則仍薦俎之有司也釋故
子曰相維辟公至三家之堂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也雍
 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
 家但家臣而已何所取義而作之於堂耶集解相助也
 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
 也義疏

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又
 辟公即顯相周公也天子成王也述何按莊侍郎詩說曰顯相者周
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孝皆稱哀必所祭者之
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所得與乎劉氏蓋本此以相
為顯相則辟公宜以周公當之矣

烈文之詩周公誕保文武受命致太平洛邑明堂成
 作是詩以申明堂之政進戒嗣王也序言成王即政

者洛誥曰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
王卽命言天申命成王成王當往新邑就受之也王
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辟謂明堂之法卽所謂明辟
新辟也方言云退緩也成王言欲少緩就新邑明堂
避不敢當太平之成功也然則序言卽政洛誥言卽
命卽辟一也箋意以每月有朝廟之祭成王卽政卽
正月朔朝廟而祭不知成王之往新邑告太平非告
卽政也序意以成王告太平於明堂謂之卽政非謂
成王以已新卽政而告廟也政者明堂之政也烈文
申明堂之政故首言烈文辟公按辟訓法公訓事謂
明堂之法之事也
卽洛誥所云朕復子明辟也宗祀明堂諸侯助祭者

皆在卽以誠命之故言諸侯助祭非爲諸侯助祭而
作是詩也諸家訓辟公說多異鄭以辟爲百辟卿士
公爲天下諸侯包咸論語注以辟爲諸侯公爲二王
後詩言成王卽政而先歸美於卿士諸侯二王之後
祉福錫之子孫安之無一言及成王卽政之事乃推
言所由然曰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下以爲文
外大義而頌所謂告成功於神明者顧安取乎傳不
訓辟公但言光明文王之德以錫祉福而子孫安此
無疆之大順則辟公固謂明堂之法之事矣 頌言
明堂之事者有三曰烈文曰我將曰雝烈文申明堂
之政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雝禘祭

也宗祀與禘祭皆在明堂烈文與雝經皆言辟公我將不言辟公故序特言明堂互有詳畧然載見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其詩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彼辟公非諸侯乎曰序所謂武王廟非宗周之廟乃洛邑之廟也周書作雝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也鄭氏禮說春朝夏宗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冬遇一受之於廟皆文王廟也故先言載見辟王再言率見昭考云始見乎武王廟而文王廟從可知矣烈文載見皆言辟公則二詩爲同時並事更從可知矣

毛詩烈文口義

雝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正義云釋詁相助勳也是相得爲助箋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愨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謹案辟公者明堂之事也言四方諸侯敬和明德解有來雝雝至止肅肅二句來助祭維明堂之事也烈文曰烈文辟公言所以光明文祖之德也此單言辟公者豐邑之辟雍也何以知豐邑之辟雍詩所歌者文王受命始舉禘祀之事故雝與潛相次潛言漆沮則非洛邑故知雝之禘太祖亦非洛邑也然則天作我將何以言之天作曰岐有夷之行則知岐周洛邑通千里爲封畿矣潛言漆沮則幽岐豐鎬之舊

論三
邦也辟雍曷言禘祀禘於辟雍中學明堂之位也洛
誥之明堂曰明辟亦辟雍中學明堂之位也諸侯朝
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此臨眾之儀非
承親之禮詩言穆穆者言文王始受命諸侯來朝率
以祀其先祖梓材所謂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
丕享是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
者如不欲生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
文王與故知穆穆非臨祭之容正義得之明堂之事
非一知此詩爲禘者以經言孝子非事上帝之稱
毛詩

子曰人而不仁

至

如樂何

義
離口

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
則柰此禮樂何乎義
疏

春秋文二年二 月經書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
主何以書譏何譏耳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
不能也何氏說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
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
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經又書八月丁卯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
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
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禩

而後祖也何氏說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
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
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
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
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
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
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
有所施也按此知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法其失禮
鬼神尤重故春秋備日以譏之穀梁子曰逆祀則是
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
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按文無天之語當是

七十子所傳而穀梁子述之天者人之始也祖者亦
人之始也是以王者天太祖天命之謂性仁者性之
始也文公旣無天無祖則安能有仁故君臣父子之
法亂皆不仁之所由致也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
卒越廿四年當文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陳是行父
至是乃當國也世本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公
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魯有季氏自行父始春秋家
以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見治起衰亂然僖公
世當桓文之霸王政猶明制度猶在大夫不敢僭四
裔不敢陵至文公之世霸迹已微文公先壞喪祭宗
廟之禮至經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娶而昏姻之

道失又書四不視朔而君臣之意衰文公敢薄先王之制敢亂繼統之法荒繆惑亂而為君是之謂不仁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為文公言之也季氏於是時出而僭天子之禮樂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者由季文子始而起於文公之世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是春秋之微言也微發

林放問禮之至與其易也寧戚

易包云和易鄭云簡釋文

商家主質質之過流為貴賤無等周家主文文之過流為以下僭上由於孝弟忠信之不明相與舍本崇末以致有流失敗壞如魯君臣之事是必知禮之本

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是禮不可以空言治也

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

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對質而言文但謂禮之見於外者

非文質之文也蓋忠信起於孝弟孝弟為仁之本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禮其政之本與仁之本

禮之本政之本其本一也禮去奢而觀儉則忠信之

道存喪去易而觀戚則孝弟之心出斯為禮之本而

後主文主質可以變通而無弊春秋之時僭竊相仍

學士有去文之意民心有從質之機故棘子成有君

子質而已矣之說而子貢惜之以未求禮之本今林

放能問而孔子大而美之林放魯人棘子成衛大夫

皆不在弟子之列而意皆及此此列國人心風俗將
思有所變易聖人遂因乎世運而斟酌損益以成春
秋去文從質之禮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復脩教化
以崇起之者如此而已矣然竟論語二十篇皆言仁
言孝弟言忠信而不言從質之故以禮之本固自有
在而非文質所能與也此言儉言戚以見孝弟忠信
之實主文主質皆莫能外此也發微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夷狄之者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衛劫天子之使則
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
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

狄雖亾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亾國之善
辭言當興也述何

按陸氏釋文亾字無音知讀如字不取包氏說並知
他家不然也此亦指魯之僭亂無君臣父子之義同
乎夷狄不如滅亾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
法故見義於此發微

季氏旅於泰山

王制正義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
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
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
有事於泰山

泰山為魯三望之一春秋公羊說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內者則不祭也此謂諸侯祭封內山川也若季氏旅於泰山則非祭泰山蓋旅非常祭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事故特舉此旅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蕤沈祭山林川澤是祭山也大宗伯又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據此知旅非常祭季氏於泰山行旅上帝之禮

書蔡蒙旅平偽傳云祭山

曰旅此俗儒強說

亦八佾雍徹之類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

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禮記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許慎說文解字云禪祭天也禪與陳古音同類當即是旅亦名禪也此皆升封告天之事即旅於泰山之事也季氏專禮樂征伐妄謂太平之功可以自致因而為旅幾於新莽之受命充其僭天子之量又何所不至春秋之作烏可已乎

發微

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

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曰魯人

疏

如舊說以旅泰山為僭諸侯則季氏方有僭天子之罪宐救而何有於此惟旅泰山與八佾雍徹同是僭天子而旅尤非常之事故謂冉有之辭如是之迫切也發微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而

順季氏奢僭之意為升中於天乎又

子曰君子無所爭至其爭也君子

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集解

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

筵引此則曰下而飲釋文

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已先人受勞辭逸未始

非讓何爭之有乎射執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

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樂肇曰

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

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

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

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畧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

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

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已理之常也雖心

在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義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

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

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爲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之經傳則無爭之證益明矣

范甯亦云無爭

義疏

射禮有四一爲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則唯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而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而射于州序孔子射於矍相之

圃則爲州長也天子諸侯無此禮 凡天子諸侯之

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正獻既畢司正舉觶司射乃請射立耦王六耦諸侯

四耦卿大夫士皆三耦凡射三番初射惟司射誘射

然後所立之耦射獲而未釋獲不飲不勝者再射賓

主人君大夫眾賓皆射釋獲立算飲不勝者未用樂

三射乃以樂行之王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

采蘋士以采蘩眾耦盡射飲不勝者如再射之禮射

畢仍行旅酬如燕禮鄉飲酒禮 大射儀司射作上

耦射

作使也

上耦出次

次在堂下之東

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

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

等中猶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當物北

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乃射上射既發

挾矢而後下射射拾更也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

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

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

弓反位 設豐于西盈西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

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小射正作

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

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卒

觶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

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反位揖讓主眾耦言不通司

士誘射說下之後仍有取矢之揖讓矢加于楅楅設中庭

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既拾取矢南面

揖左還北面揖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亦如升射之

禮以其不升堂故畧之也釋故

孔子憫魯君臣奢僭思以禮讓為國而身未執政可

以無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言

必欲知君子之無爭庶幾其於射乎蓋行鄉射則揖

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之射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咸在如

罔之裘序點皆非弟子 篇末亦記孔子曰君子無所爭數語知

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己已正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此君子之
 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
 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發微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至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碩人之
 二章其下一句逸集解

鄭曰文成章曰絢文釋

素以為絢近乎野容而非天質矣禮本乎天言內心
 也子夏怪以為絢為粉飾故問之述何

子曰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
 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集解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
 約束如畫者先雖布眾采蔭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
 閒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義疏

繪本又作纘釋文按考工記注引論語亦作纘事後素

說文纘織餘也繪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
 論語曰繪事後素是繪纘義異作纘者段借字也考異

考工記畫纘之事後素功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言
 其易漬汙也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
 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斑閒賦白疎密有章康成

蓋目覩之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斑開賦白疏密有章注廣雅曰斑分也毛詩傳曰賦布也又

云皎皎白閒注白閒青瑱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閒或云繪事素地加采謂

之白受采此說非也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

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為質也

子夏疑素以為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為然故舉以

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

素為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為之閑且禮

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

為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為

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為文故曰素以為絢素也

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初

者履之始上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

謂也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愚諒

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繪以素成忠

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

以為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

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乎似不足

非不足也質有餘也禮說按古人繪事皆以丹漆非如後來畫於絹素今漆工作

畫尚先布眾采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也

曰禮後乎至始可與言詩已矣

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

曰禮後乎集解

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
 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夏荅曰
 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
 更廣引禮以荅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
 繪事後素本正是以素喻禮子夏荅云禮後乎但是
 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義疏
 蓋子夏疑素不得為絢故夫子以繪事五采為先布
 素在後是以素絢采也子夏聞而有悟知凡人雖有
 美質又必後之以禮乃成其文故曰禮後乎謂禮所
 質孔子未言禮而子夏言之欲歎其起予也此見聖
 門之教重禮釋故

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以碩人之首章言莊姜之
 貴族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媵御皆諸侯
 夫人所從同者苟非禮主乎內何以見莊姜之賢後
 乎言不可緩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為絢
 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
 也述何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至宋不足徵也

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
 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集徵成釋詁文疏

夏禮謂禹時禮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殷禮
 殷湯禮即孔子往宋所得坤乾之書也義疏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

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集解 禮運祀不足徵也鄭注 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

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發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圜丘與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冬至

祭天於圜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

也周以夏正祭青帝

鄭謂之感生帝

於南郊而以稷配亦謂

之禘也祭地莫大於方澤祭宗廟莫大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元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

灌者据宗廟言 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

廟之祭春日禴夏曰禘此殷禮也周改春日祠夏曰

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

傳晉叔向日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乃天子之禮 禘禘皆宗廟之大祭然

諸侯得禘而不得禘禘禘之所以分者禘則毀廟之

主皆陳於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而立尸周禮祭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

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

之遷主祭於武王廟其尸后稷廟穆尸一昭穆尸各

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

尸共一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祫者合也

禘者審諦昭穆也審諦昭穆故昭穆各於其廟也周

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

裸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太廟明

年春禘於羣廟此即吉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

一禘大率二年祫三年吉禘六年祫八年禘十一祫

在秋禘在夏

以上皆鄭義

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

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

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大嘗

即禘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

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

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

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梳

炭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

積褐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

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

人副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成王命魯唯禘於周公廟而不及羣廟與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於他廟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徧及羣廟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僖或以三月昭十或以十月定皆非禮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周七月五月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又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祀桓王當爲平王使史角往止之据此則非成康所賜始於惠公也釋

天子宗廟禮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禘禮尸未入先奏大韶之樂九變以致其神大樂黃鍾爲宮是也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灌用他祭不先奏樂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尸灌地夫人以璋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腥於堂爲朝踐是三獻四獻乃薦熟於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而酌之是七獻八獻君與夫人各一賓長酌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閒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餽而禮畢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

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棟曰盥與灌通古文作裸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則裸一事有三節肆者實而陳之裸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奠裸之陳將以瓚裸之行獻以爵裸之成故曰肆獻裸禘行於春夏物未成熟薦禮獨畧故云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灌禮非常薦為常禮故曰觀盥而不薦吾不欲觀非不欲觀所以明灌禮之特盛與此經灌而不薦同誼故虞翻王弼亦皆引以為證釋

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

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為魯為逆祀躋僖公亂昭

命書

即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

論三
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從祀先公之後不當
復譏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堂位曰魯
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
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
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
大圭明魯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黃目鬱氣
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
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
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
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
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斝彝黃彝

此段說禘其精

追享朝享禴用虎彝雉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
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
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
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于
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
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稱爲禘昭廿五年傳將禘於
襄公是魯大廟有禘羣廟亦有禘襄十六年傳晉人
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蓋三年喪畢合祭
於大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
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大廟用禘禮遂假禘之
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譏

禘但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唯灌尊猶未踰制耳夫子所以深諷之也此章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不譏魯祭假禘之名下章又問禘之說者鄭注禮喪服小記及大傳以禘爲郊祭然以記文考之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上言四親下言四廟并及庶子王則所謂禘不當主祭天言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太祖受封君也干猶空也空祖無廟祫祭之於壇墀大夫士有空祫則諸侯祫於太廟明矣大夫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當謂之郊祭亦明矣禮三本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是辨貴始者所以事其先辨尊卑者所以事百神也上言祖宗下言郊社若郊禘合而爲一又何貴始事尊之辨哉白虎通云帝者天

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太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魯謂之禘由是而諸侯皆謂之禘習而不察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禘之說以正其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于大廟又書大事于大廟有事于大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於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 周禮籩人疏引鄭論語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禮器正義引同按

鄭注周禮小宰云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是宗廟以灌鬯爲始而言自血腥始當指降神以後正祭之始不則所爲禘祭或指郊祭而言則郊不當有灌譏魯失禮然疏所引鄭注不盡又皆主祭宗廟言宐從區蓋也

論語別記

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魯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及武王文母審禘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禘及時享同其僭猶未著旣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故不欲觀言周公不饗也

述何

或問禘之說至指其掌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集解云指其掌者記者所言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元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義疏烏虜禘之說之不可知也久矣夫子屢歎之而況三代以下乎魯以禘為禘秦以禘為郊漢承秦弊經典道喪禘禮之廢有由然也禘之見於經者周頌雖序曰禘太祖也商頌長發序曰大禘也一代之興必本於其祖德與天合故天降命佑其子孫世有明哲積仁累功然後受命為天下君三代之先出自五帝受

不從祭法之說

命而王必以帝系明其世以此見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狹也至郊以配天者必其祖必稱先王所以明三統有一謂之三代既改王而帝則非其統矣雖在二王不改其郊可也已改而復郊未之前聞也故虞祖顓頊不郊顓頊而用唐郊夏亦祖顓頊不以顓頊配而郊鯀即虞夏之不郊顓頊而周之圜丘不以嚳配從可知矣即禘黃帝禘嚳之非圜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非郊亦可知矣然漢儒必曲為之說者有不得已焉者也何也漢宗廟之禮有禘無禘故不敢極言禘之為大祭也傳記言禘祭者惟喪服小記大傳禮運中庸魯語為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餘率

既云明堂大室有
禘後又云明堂祀
上帝祀祖所自出
禘自相矛盾又案
前校非彼謂先禘
於明堂室中後乃
祭於明堂但引論
語以證禘事豈以
會亦有明堂耶
殊欠分明

以禘爲夏祭之名故欲考禘之禮莫得其詳焉今以
意測之禘之日先事配主於明堂之大室有禘故論
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禘祭之禘
與禘祭同諸侯之禮也自迎牲以後則僭天子之禘
明堂位所謂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也是室事可觀
而堂事不欲觀矣禘必於室故郊不禘禘者宗廟之
禮也非所以事天也故明堂祀上帝祀祖所自出皆
奏樂以降神而不禘是以事天者事祖故謂之禘也
既禘於大室然後奏樂降神迎尸而事於堂於是薦
全烝是謂肆祀肆然後獻是謂朝獻然後獻孰薦黍
稷是謂饋食禘之所以小於禘者爲無肆也而鄭氏

顧謂禘言肆獻禘言饋食互相備者豈非以漢制
爲周禮乎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夫子所不知者
魯之禘也春秋時王室禘禮僅存及王子朝以周之
典籍奔楚而楚有周禮故觀射父猶能言郊禘其他
之所謂禘者皆魯禘也誰則知之又曰三家者以雍
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此卽
禘之說也言助祭者維明堂之事不獨非大夫之事
非諸侯之事并非天子七廟之事也有穆穆之天子
有雝雝肅肅之諸侯非聖人受命而王者奚取焉非
傳所謂禮不王不禘之說乎而謂禘於大廟禘各於

其廟者非以魯禮為周禮乎明乎此而雖非禘於文王之廟又可知矣傳記皆言禘嘗嘗即禘也故魯頌曰秋而載嘗謂禘也夏而福衡白牡駢剛謂禘也秋而禘禮也夏而禘僭也魯亦不自知其以禘而用禘禮雖僭其禮而實非禘也遂以魯之禘為周之禘議禮者之失也此以不知為知也秦以莫明其祖所自出而以禘為郊漢不能改其後諸儒又借魯禮以依違其閒而禘禮遂不可復攷也惟鄭仲師知禘為追享既曰追享則禘其祖所自出明矣而禘之非園丘非郊亦明矣鄭大夫不為讖其子不失家法豈非卓爾有所立者乎推朝享之義作禘說

禘說 毛詩口義

惟王者受命於天其功德必以天禘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用賈生說元臣之勳在王室若殷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臣下不得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謚乃措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於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為之諱於春秋不言始如初獻六羽初稅畝之類於論語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微而顯矣述何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周公知后稷文王之功德宐配天配上帝而後舉郊與明堂之祀孝弟之道充周四塞天人合應肇造典禮傳於後嗣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為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言有周公之德則知其說其於天下若指掌之易亦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能舉禘祭也示諸斯者言天下之服皆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說也

此駁皇侃

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並言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社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即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

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
 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
 帝之禮也莊氏說葆琛先生明堂即周禮圓丘其祭在冬
 日至魯舉禘禮在季夏是建未四時不隨正朔變見白虎通故不用鄭說知
 又不同也魯以周公之德之盛故得郊禘僖公以前
 往往廢闕春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僖公欲尊明先祖之功德至是始郊而
 卜之不從是後郊多不時至宗廟五年一禘以審諦
 昭穆宗廟之大祭故亦名禘魯之禘祀既灌而往皆
 以天子之禮僭於羣廟故孔子不欲觀亦莊氏說公羊穀

此大饗之禮

梁兩家言魯有周公魯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
 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
 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祖所自出者天也周公審諦功德知
 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
 帝嚳以木德王為大皞後為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
 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絕地廟
 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統或絀滅
 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故祭法言禘郊祖宗之制及
 於五帝者此也然周人雖曰帝嚳亦惟郊與明堂大
 祭列之而不專立一祭莊氏以為周人無禘嚳之祭

其說至審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紂夏之說也論語為微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為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禘非禮蓋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知周公之禘之說通孝弟之至於神明而天下可運於掌春秋託王於魯以天下之思周公也春秋之世諸侯大夫僭竊相循無國不然周公

之禮樂則猶存於魯故舍魯何適然不知其本問其君臣且不知其僭又烏能知禘之說孔子貶季氏以及魯君內正其國而正諸夏見春秋之法也發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前直云如在故知是人鬼以今不在對昔之在也後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義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述何

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

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外祭內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祇人鬼不可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

駭包咸發微

王孫賈問曰至何謂也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集解

王孫賈周靈王之孫仕衛爲大夫樂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

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義疏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如以奧比君竈比權臣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日知錄

鄭注奧室西南隅案此奧蓋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於奧祀戶中雷在廟室

中雷禮見月令

正義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雷禮說如是西室竈位所謂老婦

論三
之祭盛於益尊於瓶者是後錄

子曰不然至無所禱也

孔子曰天以喻君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

眾神也集解

祭祀之道致其誠敬以事鬼神本非求福而福自至
自貴及賤各有當祭遠近污隆分別無競厥儀罔愆
忠信不行而祭遂煩瀆求施報之私於鬼神之際以
大夫之職而謁款於天神以至尊之儀而羅舞於私
室意在美備以格思忘為僭侈而獲罪諸侯以下相
習成風移乎士庶限於一祀者亦專為媚悅校論奧
竈俗諺流行以致權臣諷諭大聖禮器記燔柴於奧與夏父弗忌逆祀

同時蓋在當時上下神祇至於五祀報告之禮皆失本

原聖人不言孰救其弊先王之制雖立一祀必本於

天妄議及之已干天意非彼愚人所得禱祈況其大

者宐有禍殃獲罪於天之說至是乃發者聖人之心

悲乎舉世矣發微

子曰周監於二代至吾從周

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公羊文隱元九年傳

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

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

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段以為王法不

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發微

子入太廟 至 是禮也

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故知太廟為周公廟 古者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鄒邑大夫左傳稱鄒人紇故謂孔子為鄒人之子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

奚杜注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 疏

鄒魯邑今在鄒縣界鄒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為委吏二十一為乘田吏始入廟助祭謂此時委吏若周禮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然此每事問當是宿齋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 釋地

按魯用禘禮始自周公廟其後羣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簿正祭器之時也雖為之兆未能遽革而或人有孰謂知禮之

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觀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魯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上章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取禘灌之義可知矣別記

鄒左傳作鄒說文鄒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

鄒魯縣謂漢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鄒

並側鳩反廣韻鄒鄒二字通用襄十年左傳杜注鄒邑魯

縣東南莖城是也按春秋邾國公羊作邾婁邾婁合

言為鄒國語作騶見鄭語孟子作鄒是鄒邾鄒一名亦

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邾婁田自灑水傳其

言自灑水何以灑為竟也何言乎以灑為竟灑移也

何注魯本與邾婁以灑為竟灑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按此知魯置鄒邑以與邾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

世為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灑水又徑魯

國謂漢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

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

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

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按此知漢合邾婁國及叔梁

紇邑而置縣是鄒鄒為一地一名之證如林寶姓纂謂鄒姓為鄒

人紇之後則大謬過庭錄

子曰射不主皮

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
 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與舞與舞同
 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
 善亦兼取和容也集解

儀禮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射上有禮字主皮之射者不

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射者通謂大射賓射燕射以禮

樂行之者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其射張皮而射之無

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與射禮全別也射

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為祭祀而田田畢取所獲

禽獸陳之於澤卿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尙書大傳

曰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向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

取也今之取也於射宮揖讓之取也此在大射之前禮射義已射於澤

而後射於射宮是也其二賓興之明日鄉大夫以鄉

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六德之末二曰容即孝六行之首三

曰主皮六藝之射四曰和容六藝之禮五曰與舞六藝之樂蓋以有

德行道藝者已賓興訖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

賓興故用庶人之事也至習武之射乃射甲革楛質

非惟不得為禮射并不得為主皮 凡侯有三種一

曰皮侯棲皮為鵠大射用之二曰采侯畫布為五采

以為正賓射用之三曰獸侯畫布為獸形以為正燕

射鄉射用之禮射中唯大射有反而不主皮之文在

鄉射記故朱子之說義未通釋故按康成始分正鵠為二侯歟金氏

禮箋辨
其非

周官鄉射五物考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
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
容後復云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
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闔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
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
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
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
容前後再見故強生異義不知頌卽容字史記儒林
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是頌容
本無區別至王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
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一篇載在禮經並
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
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
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
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
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
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
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
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

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尙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

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劉敞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如是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以證經子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卽如此記中眾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於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

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或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足致疑也然則主皮之射考諸經傳而胥合矣彼說鄉射五物不於鄉射禮求之無怪其乖隔鮮通也

禮經釋例

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

同科

集解

周禮大宗伯大役之禮任眾也注築邑所以事民

力強弱疏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畧之也論語爲力不同科是事民之強弱也

卷十八

竊按時至春秋兵車之會興禮樂之本壞射法雖行主皮爲急五物之詢勵存其一

用凌氏說

蓋不仁則尙力

尙力而無禮禮樂之比已廢於戰爭孝弟之心不達乎道路徵發頻仍老幼失所是以力役不均兵車之所致也養恤無聞強力之爲尙也聖人思古之道傷今之俗欲一變焉自二者始故言宗廟祭祀而遂及之其亦由無爭之意尋揖讓之風與

發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鄭注

告朔者人君每月旦於廟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
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

又還大廟告於太祖按此當是逸禮王居明堂禮文諸侯無明堂但

告於大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義疏鄭注詩云

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而

鄭今云牲生日餼者當是腥與生是通名然必是腥

也知然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政是殺而腥送故

愛之也又

疏云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注云天子頒朔於諸

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月令季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為

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則頒

朔在歲終周以此云餼羊是用生羊告於廟謂之告

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其日又

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見春秋文六年周禮謂之朝享見

尊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

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南門之外謂明堂

也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帝謂五天帝五人帝

各隨其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
時告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左公穀三家經猶朝于廟左傳

論三
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釋故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

言禰廟與公羊家異禰或當作祖

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

爲厭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左傳以閏月不

告朔爲非禮此劉歆竄入與兩家立異左氏不傳春秋凡釋經之處皆竄入也

公羊何休注

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

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

按此當是

逸禮

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

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

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王居門中故云無常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按何氏言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者即上文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之事以文十六年何氏注知之其注云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為重常以朔者始重也按此知告朔一事也朝廟一事也視朔一事也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即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

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侯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朔為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以禮月天下服知之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為歲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

論三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
時作厯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又云頒告
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
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
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按彼注云中數曰歲朔數
曰年者白虎通曰言歲者以氣紀物帝王共之據日
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春秋曰元年春
王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年以此
知中數者據日所在以定十二月中氣知中氣則寒
暑正凡經傳言歲者皆夏正以夏數得天也春夏秋
冬不隨
正朔變亦見白
虎通說別見朔數據月晦朔日度常贏月度常不

足故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告朔言朔似宜從朔數
然周公制月令當建子之代亦以孟春建寅爲來歲
朔日所謂率天道以敬行之春秋亦書閏月不告月
以著天無是月之義此其說莫備於周書周月一篇
所謂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則明堂月令不
煩言而解矣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
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
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
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
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
以事其親有視朔玉藻謂
之聽朔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

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

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陪臣謂列國大夫

夫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太史公厥協六經異

傳整齊百家言語此言當是春秋後儒者相傳之說而述之爾此天子不告朔之始

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

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

謂魯秉周禮遂有歷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

歷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

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歷即春秋之歷也魯既

有歷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

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左傳

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亦劉氏所竄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

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逾

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

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

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

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鄉黨篇云吉月必

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

朝是我愛其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

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餼羊生牲未殺有司

每月供羊牲而君不以祭故曰餼羊以羊祭是朝廟

而論語言告朔者欲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也孔子思行王政故重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之不臣為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乃能使臣以禮而臣無不忠子家羈之所以諫昭公亦猶此意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盡臣道春秋法文王推春秋之義則季氏不必逐而魯君不必出也發微按論語釋文告朔之告音古篤反公羊釋文告月之告無音則不必改讀又古音告字多讀若格音不以義改也此篇無義不割無疑不析劉氏駢枝之說反見為支離而杜撰矣

子曰事君盡禮至臣事君以忠

孔子觀春秋君臣之際不以禮接將以智數相御君一朝失其勢則憂篡弑臣一朝失其權則憂放逐由

乎安上全下失其本也春秋定公十年魯始用孔子孔子先盡事君之禮禮莫重於祭入大廟每事問宐在此時時從邑宰為司空職在三事故廟中之事當問有司如在乘田委吏執事微細每事而問勢必不能位在司空其理當矣政由季氏祭則魯君入廟之問事君盡禮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謂盡禮為事君之道而當時之人但以禮為諂媚求福之用也至於五祀之不知而有媚竈之說充其說者則禘郊祖宗無往非媚即無往非諂亦謂吾以求福何僭矣哉此昭公所以荅子家羈也昭公不自知其僭又安能使臣以禮禮失其本安能知僭之非又由乎忠

之失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故齊人來歸運謹
 龜陰田十一年墮郈墮費事君盡禮其效至捷君臣
 之間不必以權勢相馭而在乎以禮相與故昭公之
 逐季氏亦失使臣之禮非春秋之所取也孔子對定
 公曰君使臣以禮者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
 禮以事天子是皆事君盡禮而後能使臣以禮曰臣
 事君以忠忠者禮之本也不忠何以盡禮如陽虎專
 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故陽虎亦一季氏也
 非事君不忠所馴至哉發微

子曰關雎至哀而不傷

鄭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詩關

雎毛傳謂淑女為二夫人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不得

以下后妃求以配君子也此人不為滅本作滅依詩正義所引改傷其愛也義疏

孔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集解

毛詩篇義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
 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箋云哀蓋
 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
 逮也正義曰蓋者疑辭鄭注論語云哀世夫婦不得
 此人不為滅傷其愛仍不以哀為義其荅劉琰曰論
 語注人閒行久義或空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
 以為疑故兩解之按鄭以毛義關雎為文王后妃之

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為衷
 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為康王時詩
 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
 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
 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
 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
 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
 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
 之世佩玉晏鳴鍾鼓琴瑟之化空繫人思詩人以哀
 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
 文王化行江漢無庸哀世夫婦也詩無達詁本董義
子語

可隨時而變要皆歸乎正始之道斯哀樂出性情之
 正而止乎禮義則夫婦之道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發微

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
 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與樂相反噍殺
 嘽緩亦相反而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為性情之
 正又何以為聲音乎蓋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
 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傳曰肆夏之
 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
 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
 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

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縣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雀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亾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駢枝昏禮男子著代女子辭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宐有鍾鼓之樂非正言文王后妃亦非謂始至用盛樂也

何述

哀公問社於宰我

至

使民戰栗

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也

釋文

按左氏春秋文二

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般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

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

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

主杜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

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

又按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注夏后氏以松云云

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

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爲廟主耳又按禮器

祭法正義引異義論語哀公問社按社當作主於宰我宰

我荅夏后氏以松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

人都毫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澧鎬宜栗也白虎通引

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按此書逸篇文夏都潁川陽城居地中故云

大社唯松殷毫稍東故以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

柏周豐鎬在西故以栗 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

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

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義

按漢時魯論古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為廟主如張

包周說暨白虎通古文以為社主如孔氏論語注許

公羊何注之類鄭從周禮說之類 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為社主文亦必從古讀

正鄭注論語有以齊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采

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傳正義謂古論不行於世則

公羊疏謂古文作問社是約畧言之而誤也過庭錄

百虎通闕文武進莊氏輯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

據孝子以主繼一作係通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

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一作

栗敬也使人謹敬亦不相襲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為之者何

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為記欲令後可

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

主亦當盡敬焉按此文見曲禮正義北堂書鈔八十七通典禮入

先儒言曰使民戰粟是哀公語

義疏

云曰使民戰粟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公使改德脩行故因於荅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粟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粟謂種粟而欲使民戰粟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粟而民不戰粟何也然謂曰為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

又

周禮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若松柏栗也疏云夏都平陽宜松殷都亳宜柏周

都鎬京宜粟 郊特牲疏云鄭說社為五土總神稷

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其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也上皆冒以黃土也所置之處則王為羣姓立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籍田之中亾國之社

穀梁云以為廟屏戒則在庫門內之東

據天子當云舉門魯則庫

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樹以土地之所宜木其

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

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據此則哀公所問民成羣立社之社然大

司徒邦國都鄙田主皆樹所宜木則諸侯以下同當是天子大社樹五木耳其社之祭一

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

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也其社主鄭云用石稷壇在

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稷壇北釋故

子聞之曰至既往不咎

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釁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

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

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義疏

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

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

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先後相配各有旨也又

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曰作僖公主者

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

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時也

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不能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

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

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也按文公失喪禮

三年之意欲為久喪故改十三月之練為十五月蓋

自是而魯之喪法遂闕浴至哀公之世疑而問主於

宰我宰我陳用栗之義曰使民戰栗堯戒曰戰戰栗

栗日慎一日戰栗者敬謹之謂也文公之改練瀆亂

禮經蔑棄前典不能敬謹於宗廟則於使民之際又

惡能敬謹乎戰栗者使民之道非謂民之戰栗也

孔駁

注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鰥鰥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共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逐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以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事謂事之已熟也遂事謂事之既行也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昭公哀公其禍一轍孔子燭之於微知諫無益故曰遂事不諫此哀公有尼父之痛而身不容於魯矣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此時但當明禮之本故宰我使民戰栗之說卽孔子對定公君使臣以禮之說也恐時人不察謂宰我但咎文公作主之失禮故孔子爲明之見春秋之所譏非爲當時以救後世也使依孔鄭訓主爲社主則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當如逸書所云一代備有五

社不得以松柏栗分屬夏殷周卽謂周豐鎬用栗而魯在東方不必同周人以栗宰我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發微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言禮之本曰與其奢也甯儉儉者本之所在能知本者是謂知禮王者有德有位而作禮樂所謂有三重以寡過得其本也管子以霸術佐齊雖有尊周攘裔之功然終不能宏先王之道充禮樂之美以致太平此其器之小也管子版法篇亦言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其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器者治器齊人語也蜀者一也本也所謂禮必本於大一一爲道本

精之以德行之以禮舜之所以無爲而治此治器之大也蓋管子固明道德禮樂之意春秋當齊桓之世爲治起衰亂衰回而不行桓之德又不足以及此故霸者之起亦世運之所限也孔子於春秋張三世至所見世而可致大平於是明禮之本使先王之禮樂可行於今遂貶霸術以明其器小凡霸者之術其始亦有勝殘處殺之意其繼不聞必世後仁之功所謂段之者非其有後憲問篇言如其仁猶如禮何如非樂何之意亦不以仁許管仲也如王者之道損益相因循環不窮故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者以有治器而不用也發微

管氏有三歸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集禮諸侯一娶

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為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

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為妾又二

小國之女來為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每國三人三

國故九人大夫昏不越竟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為正

妻二人姪娣從為妾也仲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

故云三歸義疏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善說篇案臺名三歸亦以娶三

姓女故爾詩新臺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

上而娶之杭堇浦云古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左傳

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管仲僭諸侯故有

三歸臺禮經散亾無諸侯昏禮三禮中不一及此南

北諸儒亦無從引證存此以俟深於禮者讀書

晏子春秋內篇第六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

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

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

孫豈不可哉 按晏子韓非子言三歸皆以祿秩貧

富言故說苑又有傷民之說是三歸臺名古藏貨財

之所多謂之臺如散鹿之財管子亦言請散棧臺之

錢聚斂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則景公安得賞之則

論語之三歸當依說苑作臺名為是若包氏之說當

是魯論語所傳時說苑未出韓非子及晏子春秋俱

未顯說經家皆不用故班氏作漢志亦言取三歸其說出於戰國策發微

邦君樹塞門至管氏亦有反坫

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

大以簾士以帷出禮含文嘉外內謂路門之外內反坫反爵之坫也

雜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

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

南也惟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

閒君燕卿大夫尊於東楹之西鄉飲酒禮尊於房戶之間屏謂之樹刻之為雲

氣蟲獸 論語鄭注人君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

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

上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上

於西階上拜主君於東階上荅拜賓取爵洗酌以酢

主人主人飲畢反虛爵於坫上於東階上拜賓於西

階上荅拜 爾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郭

璞云小牆當門中則築牆為之然天子疏屏刻為雲

氣蟲獸則當以木為之坫孔穎達云築土為之在兩

楹閒近南禮圖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案其字從土則孔說是 禮經言坫有四其一爾雅

坫謂之坫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隅曰東坫西南

隅曰西坫是也

西坫見士冠禮士喪禮東坫見大射儀

自天子至庶人

皆有之其二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

五右達五

達夾室也

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

坫一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作土坫皮食此士

之老者皮食之坫大夫以上無之其三明堂位崇坫

康圭注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此天子受諸侯朝

饗乃有之諸侯不得用其四則反爵之坫兩君相享

於廟相燕於寢用之天子饗諸侯亦用之明堂位反

坫出尊是也君燕卿大夫則膳宰為主人主人獻賓

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序端主人復取

以獻介介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爵奠虛爵于西楹

西主人復取以獻眾賓眾賓卒爵洗酢主人主人卒

爵降奠于篚

黃氏日抄云按汲冢周書乃立五宮

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向外室也則反坫非反爵

之坫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眾而為此向外

之室與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

坫與四阿相聯恐均為官室僭侈之事

又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

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

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

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甯分謗以要治不潔已以求

論三
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為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
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
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為小也義疏

子語魯大師樂曰至繹如也以成

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莊曰二字衍

從讀曰縱按世家作縱之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矣

莊曰當作感和之美皦如使清濁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鄭注

何注翕如盛也翕如既言其盛下文又云縱之於義
難通不如鄭說為長鄭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禮鍾
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注云金奏擊金以
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

詩鼓鍾正義云樂器多矣以鍾為首而先言之者以
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
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者國語云鍾不過以動聲
韋注動聲者謂合樂以金奏而入音從之毛詩鼓鍾
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
者亦使人樂進之意翕本訓合釋詁翕合也大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
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
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
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
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

論三
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
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
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
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
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
婁辰與建交錯質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又大司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注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
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疏云黃鍾云奏奏者
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云歌歌者發聲出音
故據聲而說亦互通也言爲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
者之鍾以均諸樂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六樂皆然

是合以作樂言變動以聽樂言於鄭義皆可通矣云
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從縱通大司樂凡六
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
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
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
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
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
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
純如感和之美者高誘呂覽注純美也王逸楚辭注
至美曰純鄭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
也疏云人聲雖一其感有殊當詳審其聲以定調和

之曲何解純如云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
和諧也亦非鄭義鄭兼和美二義釋之言八音並作
之時審人聲之盡美知和氣所感也云皦如使清濁
別之貌也者埤蒼云皦明也鄭注大司樂三禘圓鍾
函鍾黃鍾爲宮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
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
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
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
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
條達者周頌驛驛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
繹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暘茂條達

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
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大司樂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
奏也疏云燕禮曰終尚書曰成此云變益樂之始必
以六律六同求天地陰陽四時之合由是以均五聲
八音美感人之和明制器之別而終歸於五性之德
所生以爲移風易俗感格鬼神之本知此而後四代
之樂可得而觀故夫子以語魯大師與別記
按孔子世家於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後記孔子語
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
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此

升歌清廟者句說

知諸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
頌也攷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
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
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
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
繼以笙入笙者有聲亾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
知其義故曰嘒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
相尋續而不斷絕語本皇侃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
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
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

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
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畧於樂也不
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昔
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
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
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
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
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
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
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
不閒不合鄉樂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

恭覽案以論語言
樂兩節為鄉樂後
云齊大夫不得有金
奏則金奏歌頌則
與雅頌得似白不

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

大司樂疏以燕

禮云終尚書云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

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

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

乎盈耳哉亦暘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為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

至矣儀禮鄉射鄉飲燕禮皆無金奏燕禮記曰若

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肆夏樂章也今亾

以鍾鐻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

與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按

周禮鍾師鄭注引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蓋九夏皆

在周頌以金奏亦有聲無辭故說者不一周禮凡王

祭祀燕饗並有金奏卿大夫以下不得有故儀禮不

具如虞書夏擊鳴球搏拊是猶金奏琴瑟以詠是謂

升歌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庸以閒是兼笙奏閒歌

而言以琴瑟升歌在堂上故以下別之若金奏獨在

堂下故不須別也鳥獸躑躅簫韶九成是謂合樂虞

時合樂以簫韶故孔子聞韶有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之歎亦如美關雎之亂也

發微

按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

者為大師小師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

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

既云卿大夫無
金奏則前闕
鄉樂有金奏
非也此後通也

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為小師其餘為瞽矇

釋地

儀封人請見

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左傳穎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此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典封疆居在邊邑穎谷儀祭皆是國之邊

疏

孔子時衛都濮陽為今大名府開州

一作東昌府濮州生平

凡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竟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

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竟距其國都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至國都皆不可知要為第一次適衛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如喪喪失位去國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為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

釋地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孔子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也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

集解

喪讀將喪斯文之喪

後錄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

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集解

孫綽曰達者封人棲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元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

義疏

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

世也

述何

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瞽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

疏

集注以木鐸為得位設教孔注則云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非言而為教者與皆主夫子不得位說按揚子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

論三
舌又春秋說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
爲木鐸制天下法則以木鐸爲不得位漢儒舊說盡
如此釋故

子謂韶至未盡善也

此詳虞周二代樂之勝否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
樂隨人心而爲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
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
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
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理事不惡故美善有殊也
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
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揖讓而代於事

理無惡故曰盡善也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
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
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
未盡善也義疏

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
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是矣字西漢策要
與景祐本同養新錄

虞書曰簡韶九成樂記述大武曰六成復綴以崇九
陽數易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羣龍眾陽之象聖人
相繼有治無亂堯舜之事也故其樂亦以九成六陰

數坤用六利永貞貞者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故上
六有龍戰之象文王與紂之事也故樂以六成易曰
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堯舜之
時直乾積善之家也禪讓之際天下比屋可封民之
恒性無不全其善此韶之所以盡善也商周之間直
坤其民比屋可誅積不善之家也黃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以有天下而作歸藏首坤後為殷易明征誅之義也征誅之後殷之餘黎陷溺其
心若在塗炭天下未甯餘殃未去此武之所以未盡
善也故言性善者以繼治世言之也乾之義也言性
未善者為救亂世言之也坤之義也董生書曰今謂
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

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
能善又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
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此亦明
救亂之義也春秋五始言元者所以長善者也王者
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所以教之善而化其
質也美在其中而暘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而
猶有積不善者存焉此不能無憾也子曰善人教民
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者就也成也戎武事也昔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制禮作樂天下大治武功
乃成武樂斯作而由盡美以臻盡善惟周公之治天
下斯可以當善人故孔子有吾不得見之言與吾衰

論三
之歎當並時而發也九韶之舞后夔作於舜世舜之
及身天下之民皆止於至善故當時而作也大武之
樂周公作於七年之後其不善者必待教而歸於善
此必世而後仁也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而
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
年營洛邑而致政參劉子政鄭康成說自文王受命稱王至攝
政七年凡三十年適當一世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蓋言文王之王也董生書曰文王之時民
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

之怒而詠歌之也周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
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
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發微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曰猶有憾則知夫子武未盡
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
未甯而崩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日知錄

子曰居上不寬至吾何以觀之哉

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居上者寬以得眾而
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為主而當時行禮者
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
條之事並為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

之哉

義疏

此章總言禮意。枯上位者寬則得眾，不寬則失於苛；刻凡為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人或若此不足可觀，故曰吾何以觀之哉。

疏

書